

迷路的小影子

《我亲爱的鸭子——话儿》第一部

MI LU DE XIAO YING ZI

易羊著

21世纪新童话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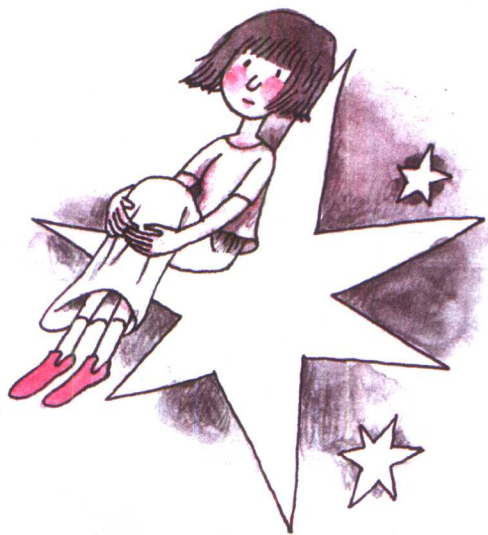


21 世纪新童话书系

迷路的小影子

《我亲爱的鸭子——话儿》第一部

易 羊 著
陈 歌 图
熊 理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21 世纪新童话书系
献给爱童话的小读者



美丽的童话城堡在哪里

张秋生

美丽而神奇的童话城堡在哪里？

它不在风景如画的河岸上，不在群峰对峙的悬崖上；

它不在翠绿幽深的密林里，也不在一望无际的沙漠和草原上……

美丽而神奇的童话城堡在哪里？

在清晨和黄昏的阅读中，在漆黑夜晚的梦境里，它会时时出现在你的眼前，悄悄矗立在你的心坎里。你奇幻的想像，美好的憧憬，真挚的情感陪伴着它。那里面藏着神奇的故事，有趣的人物，藏着真善美，藏着你的惊叹、热爱和悲欢，它是你心中充满激情的一角……

美丽而神奇的童话城堡在哪里？

它在每一个纯真孩子的心灵里……



话儿 / 1

乌鸦喝水 / 20

骑着芦苇秆的空中强盗 / 27

迷路的小影子 / 43

小鼠的晚餐 / 62

野猪溪 / 77

黄鼠狼和乌贼的烦恼 / 88

镜中蝇 / 102

客人来访 / 119

我们永远在一起 / 129

后记：一封简短的信 / 146



话 儿

我住在一个城市的一条街道的一个院子的-一栋楼的顶楼上的一套房子里,房子不大,三十到四十平方米之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厨房、卧室、客厅、卫生间、阳台,可谓是全尾全须,一个人的生活嘛。

阳台是我想像中的花园、草坪,是我散步、流连、夜观天象、迎接朝阳的地方,除此之外,阳台的主要功能是晾晒衣服。

星期天是我洗衣服的日子,我站在阳台上,用衣架把脸盆里的衣服一件一件地挂在安置于阳台栏杆外面的晾衣架上,今天是一个洗衣服的好日子,太阳把它灿烂、明亮、火热的光慷慨地投射在我的湿漉漉、水淋淋的衣服上,不需要任何报酬和感谢,劳动本身就是一种无上的满足和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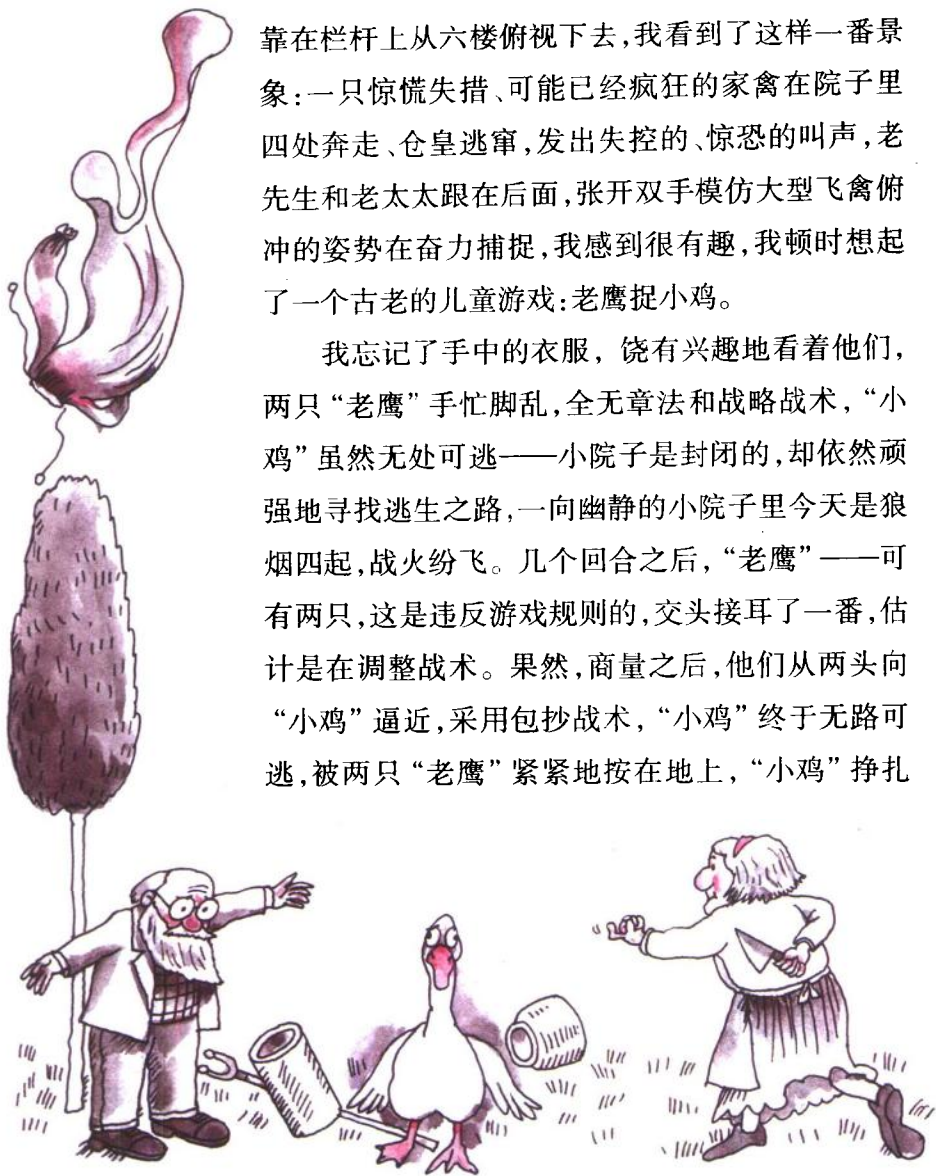
一楼的小院子里人声喧哗,气氛异常,十分热闹,我感到很惊奇。一楼住着一对退休的老夫妇,平常日子里,院子里总是安安静静的,老先生负责管理花草,打扫庭院,老太太负责洗衣、摘菜,分工合作,各司其职,这就是我对他们的生活的全部了解。我





靠在栏杆上从六楼俯视下去，我看到了这样一番景象：一只惊慌失措、可能已经疯狂的家禽在院子里四处奔走、仓皇逃窜，发出失控的、惊恐的叫声，老先生和老太太跟在后面，张开双手模仿大型飞禽俯冲的姿势在奋力捕捉，我感到很有趣，我顿时想起了一个古老的儿童游戏：老鹰捉小鸡。

我忘记了手中的衣服，饶有兴趣地看着他们，两只“老鹰”手忙脚乱，全无章法和战略战术，“小鸡”虽然无处可逃——小院子是封闭的，却依然顽强地寻找逃生之路，一向幽静的小院子里今天是狼烟四起，战火纷飞。几个回合之后，“老鹰”——可有两只，这是违反游戏规则的，交头接耳了一番，估计是在调整战术。果然，商量之后，他们从两头向“小鸡”逼近，采用包抄战术，“小鸡”终于无路可逃，被两只“老鹰”紧紧地按在地上，“小鸡”挣扎



着发出绝望的呼叫，似乎在喊“救命”，我心里一慌，手中的衣服脱手而出，飘飘荡荡地向楼下坠落，最后正好掉在交战双方的身后。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老先生和老太太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每当我收衣服的时候，发现少了衣服，便径直下到一楼，敲响老夫妇的门，和气、热心的老夫妇已经把我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的，等着我来取呢。

我一口气跑到一楼，敲响了门。

开门的是老太太，有点气喘未定，脸上红通通的。

我讲明来由，老太太让我自己到院子里去拿衣服，说完转身朝厨房走去。

我走进小院子，一眼就看到了那只“小鸡”，此刻已经被一根绳子缚住了双腿，以一种极为难受的姿势躺在地上，浑身像筛糠一样颤抖不止，旁边不远处就是我的衣服。老先生不在院子里，隔着客厅，我听到了厨房里的对话：

“快不快？”

“还不快。”

随后，我听到了刀口在磨刀石上快速摩擦的声音。

啊，磨刀霍霍呢！

我走向我的衣服，伸手拣衣服的时候，“小鸡”本能地叫了一声：“嘎！”——原来是一只鸭子。





我本能地缩回了手，突然间，我产生了一个幻觉：似乎有一把雪亮、锋利的刀正在向我的手指砍过来。

我哆嗦着手，把衣服——一件因为季节的转换刚换下来的羊毛外套，顺手就盖在鸭子的身上，我试探一下它是否能够配合营救行动，还好，鸭子一声不吭，我迅速解开绳子，把鸭子包裹在衣服里，鸭子非常乖觉，甚至机警。我把“鸭子——衣服”抱在怀里，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进客厅，故意走到厨房门口，大声招呼老夫妇——做贼心虚呀！

“爷爷，奶奶，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呀？”

老先生还在用力磨刀——准备杀鸭子，老太太正在烧水——准备褪毛。

“做鸭子煲。”老太太说，“很好吃的，去火，春天来了，阳气上升，火气大。”

“哦，做鸭子煲呀，怪不得，我看到院子里有一只鸭子呢。”

“你喜欢吃鸭子吗？”老先生说，把刀拿起来，用手指试了试刀锋，刀锋锋利得已经可以削铁如泥了。我感到不寒而栗。

“喜欢，喜欢，鸭子的肉比鸡的肉细嫩一些，营养价值更高，再说，可以清火。”

“衣服拿了？”

老太太说，同时，完全是无意识地看了一眼我怀里的衣服。我很紧张，担心鸭子会露馅儿，关键时刻出卖我，还好，它一动也

不动，还挺沉得住气的。

“拿了，拿了。”我连忙回答。此地不宜久留，马上告辞：“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我抱着“衣服”快步离开这里，鸭子还挺沉的，估计是一只肥鸭，至少有五斤重。我一口气跑上六楼，跑回家里，锁上门，走进客厅，把“衣服”放在地板上，打开衣服，鸭子一个骨碌跑到了地板上，用两只翅膀拍打着身上的尘土，活动活动两只腿，然后转过身来面对着我，用一种鄙夷的眼神看着我，两只绿豆大的黑眼睛里射出两股慑人的光。

“女士，戏——”鸭子稍作停顿，意味深长地说：“演完了。”

我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而且，“戏——演完了”是什么意思？

“你的表演真是无懈可击。”

我还在怀疑自己的耳朵。

“你这个卑鄙的小人！”

鸭子说起话来，一开口就辛辣地讽刺我、愤怒地指责我，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只莫名其妙、来历不明的鸭子。鸭子继续指责我：

“小偷！骗子！我差一点就相信了你。”

我下楼的时候还是一个道德高尚、品质纯良的好人，现在，我居然受到一只鸭子的当面指责，鸭子的话义正词严，我无法为





自己辩护。鸭子继续无情地批判我：

“你比他们更可耻更残忍更卑劣。”

“喂，过分了吧？”我觉得自尊心受到了挫伤，接下来还不知道它有多少难听的词要发泄到我的头上，只好阻止它道：“你不愿意，我马上把你还回去，我估计他们现在正在到处找你呢，那把菜刀，想必已经磨得更锋利了。”

“还回去又有何妨？你居心叵测地把我偷来也只不过是吃掉掉我而已。”鸭子说，说话居然还有咬文嚼字的毛病。

“喂，我说过要吃掉你吗？还‘而已’呢。你很有学问吧？”我说。

“你刚才说你喜欢吃鸭子，是吗？”鸭子冷笑了一声说，“还拿我和我们家族的另一种群鸡做肉质的比较呢，你一定吃了不少我们的肉吧？你外表文雅、单纯，骨子里却是一个嗜血之徒，真是无耻之极。”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鸭子，老实说，鸭子此刻比我要正义的多，像一位公正无私、执法严明的法官，我暗自思忖：吃一只鸭子会被判处多少年徒刑？

“你还有什么话说？”鸭子说。这正是法官宣布最后宣判前的程式化用语。

“没有了。”我说，同时反问它，“你还有什么话说吗？”

“我，”鸭子顿了一下，昂起它高傲的鸭头说，“无话可说。”

我叹了一口气,不知道是鸭子被吓糊涂了,还是我被气糊涂了。

“我就不明白,你是一只什么鸭子啊?”我说,“你在要被做成鸭子煲的时候,可不是这样啊?你现在怎么这么大义凛然?”

鸭子不回答我。

“那是障眼法,诡诈术,你明白吗?侦探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我说,“要不然,时间那么紧迫,我怎么办?怎么救你?我不是惟一的嫌疑犯吗?案发的时候,我不是正好在现场吗?我难道不应该立刻就消除自己的嫌疑吗?”

“你?”鸭子问道,“你救我?”

“要不然,我偷……偷你来干什么?”

“真的?”

“你可以不相信,反正我已经救了。”

“我相信你。”

“请便。”

“可是,他们就不怀疑你了吗?”

“不会,他们看到地上的绳子,肯定以为你挣脱绳子逃跑了。”

“我看没有那么简单。他们不仅会怀疑你,甚至会马上找上门来搜捕我。”

正在这时,门铃响了,同时,门被人可能是用拳头猛烈地敲





打着。

我和鸭子迅速地对视一眼，用眼光交换着彼此的想法，鸭子还没等我发话就摇摇摆摆地迈着鸭步往卧室跑去，我跟在鸭子后边进了卧室，鸭子不假思索地钻到床底下去了。

“叮咚，叮咚，叮咚。”

是门铃被人一直按着不放。

“咚咚，咚咚，咚咚。”

来人已经不耐烦地在拍门。

我站在卧室门口，看了一眼床，强盗打门也不过如此了，我觉得有一点心惊肉跳的感觉。鸭子能够躲进床底下，我却不能，我硬着头皮、心虚不已地去开门，因为，假如是鸭子的老主人，我不开门，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嫌疑更大。

我打开门，鸭子真是料事如神，果然是老先生，手里还握着那把雪亮的菜刀，闪着阴森森的光，直晃我的眼睛。

“你捡衣服的时候有没有看到我们的鸭子？今天上午只有你一个人来过我们的院子，你一走，鸭子就不见了。”

老先生怒气冲冲地质问道，他的表情分明在告诉我，没想到原来我是一个小偷，我听明白了，潜台词是：“你是不是偷走了我们的鸭子？为什么要偷走我们的鸭子？”

“鸭子？”我强装镇定，“鸭子跑了？我走的时候还看到鸭子在院子里啊？我走的时候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们了吗？”

“鸭子怎么会跑呢？”老先生干脆怒吼起来，“它怎么会自己挣脱绳子？再说，那么高的墙，它怎么跑得掉呢？它又不会飞又不会爬墙，除非它是人。”

老先生的话，我相信躲在床底下的鸭子已经听得一清二楚了，我不知道鸭子此刻做何感想，它现在应该明白了，即使它比人聪明，可是，没有我这个“人”，它自己是跑不掉的。

“哦，我不知道，你到院子外面再找找。”

老先生不怕辱没斯文，不由分说地走进了我的房间，我提心吊胆地跟在后面。被一只鸭子指责为小偷和骗子，倒没什么，假如被人指责，我以后在此地就难以容身了。

老先生握着雪亮的菜刀巡视着我的房间，从厨房查起，然后依次是客厅、卫生间、卧室——除了卧室，老先生犹豫了一下，没有进去，站在门口向里面扫瞄，每一个角落都不肯放过，幸好，我的卧室很小，设施简洁，一览无余，又没有什么暗室，不到三分钟整个房间就搜查完毕了。老先生回到客厅，正心有不甘，不甘心就此离开，结果发现了作案工具——那件衣服还在地板上，引起了老先生的警惕和怀疑。

“你这件衣服怎么在地板上？”老先生盯着衣服，满腹狐疑。

“不小心，掉的，正要捡，你来了，反正已经脏了，只好再洗一遍了。”我赶紧走上前去把衣服捡起来，揉成一堆，因为，我怕老先生在上面发现了什么可疑之处——比如一根鸭毛。



“等一等。”老先生叫道，“把衣服打开。”

坏了，我暗暗叫苦，要消除罪证已经来不及了，老先生目光锐利，已经发现了蛛丝马迹——一根鸭毛！我只好慢腾腾地把衣服打开，一根既像云彩又像雪花的白色鸭毛顿时暴露无遗。

“这是什么？”老先生眼疾手快，伸手把这根鸭毛拿在手里，目光炯炯地看着我，老先生大概以为我要招认了，眼睛里露出了胜利者的得意之情。

“鸭毛。”我不动声色。

“怎么会有鸭毛？”老先生也极力保持冷静，因为一根鸭毛并不能够代表一只鸭子。

“刚才掉在你们院子里沾上的。”

“是这样的吗？”我的解释让老先生大为失望，痛心疾首地说，“年轻人可不能这样，偷盗，撒谎，做昧心事，欺负老年人，是要遭天谴的。”

“不敢，不敢。”

我的罪名又升级了，审判方也随之升级，由一只鸭子变成了一个意义含混的词——“天”，老先生等待我幡然悔悟，等了一分钟，我默默无言，老先生只好朝门口走去，走出门的时候，看一眼手中的鸭毛，脸上怀疑和愤怒相交加的神情真让我不忍目睹。

我锁上门，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下来，这时，鸭子摇摇摆摆地从卧室里出来了。

“他走了？”

“走了。”

“你后悔了？”

“我，没有。”

“谢谢！”

“不用。”

可能我的话有一点言不由衷吧，鸭子想说什么，欲言又止，我已经领教了它的口才，乘它还没有开口，赶紧离开，我本能地拿起衣服往阳台走去，看到它，我觉得很刺目。

鸭子跟在我的身后。

我走到阳台上，把衣服打开，用力抖动了几下，确信上面没有一根鸭毛了，才拿过一个衣架套上衣服，挂在晾衣架上，我刚一转身，只见鸭子惊异地张大了它勺子一样的嘴巴，发出一声痛惜的叫声：“嘎！”——怎么了？顺着鸭子惊异的眼光，我一回头——一个空荡荡的衣架在半空中晃动不已，那件衣服没有了，不翼而飞了，我和鸭子一起走近阳台栏杆，向下俯视——衣服又回到了小院子里！老先生和老太太此刻正好都不在院子里。

“衣服又掉了。”鸭子说，简洁，实在，像一句莫测高深的禅宗偈语。

“是呀，”我说，“投案自首去了。”

“你怎么办？”





“我也投案自首。”

鸭子看着我，我看着鸭子。足足静默了一分钟。

“那你干脆吃掉我吧，”鸭子说，“被你咀嚼、消化、吸收，我死而无憾，我本来也摆脱不了被吃掉的命运。”

“别说废话了，”我说，“快想想怎么办吧？有话以后再说。”

我和鸭子赶紧回到客厅，紧急商量对策。我坐在沙发上，鸭子站在地板上，神情严肃地踱着步。

“你，你能坐下来吗？你能不能找个地方或者想个办法坐下来？”我问鸭子，“看你站着，还走来走去，我很紧张。”

“不能。”鸭子说，口气很干脆，“不过，我可以躺在地上。”说完，鸭子端庄、从容地躺在了地板上。

“你说吧，怎么办？再去当面说一次谎，我实在做不到了——一般情况下，一个谎话，我只能坚持说一次。”我说，“不去拿衣服吧，也不合情理，不是正好说明我心虚吗？不打自招。”

“你不用去。”

“为什么？”

“因为，”鸭子说，“因为，他们马上就会主动找来的。”

“你敢肯定？”

“我能肯定。”鸭子说，“而且，这一回，来的将是老太太。”

鸭子临危不乱、冷静、自信的态度让我感到颇不舒服，似乎表明它的智商比我的高，我故意反驳说：“不会马上吧？他们又不